

廣西近代經濟志

廣西近代經籍志

廣西近代經籍志七卷

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印行

南寧大成印書館承印

南寧

強華書局

三管圖書局

代售

定價小洋壹圓

大成印書館

專印

書籍畫報
名片表冊
廣告商標
匯單股票

兼售

學校用品
中西文具
各色紙張
表冊簿據

序

前清南康謝蘊山先生修省志，於藝文一畧，仿馬賁與文獻通考經籍考之例，於經籍之有序跋者，概錄於左行，俾閱者於以知其書之源流與其得失，而已乃處於客觀，僅述其畧歷而已，雖未加刪汰，篇幅稍繁，然不敢掠他人之美，而於其書未加深究，尤不敢信口雌黃，遽加評隲，蹈毛大可紀曉嵐諸人之失，意至善也，惟其書成於嘉慶間，所錄之書，亦至嘉慶而止，即嘉慶以前所漏畧而應補者亦不少也，至今已百餘年，惜無人起而續之，吾友蒙君雲程，博學能文，喜究掌故，慨然以此爲己任，沿謝志體例，從事編輯，凡閱十餘寒暑而書成，名之曰廣西近代經籍志，四部所有，網羅大備，即謝志所漏畧者，亦補入之，其蒐討亦勤矣，謝志所錄，始自前漢陳欽，止於清嘉慶五年，歷時將二千載，桂人之著作，僅得二百四十餘種，現蒙君所錄，僅百餘年間，乃有四百五十餘種之多，幾增一倍，而身負天下重名，稱爲一時傑作，如蘇爻山之子學，鄭小谷龍翰臣之小學，朱伯韓王定甫之詩文，王半塘況夔笙之詞，皆於此短短百年間，踵趾相接，如珊瑚琪樹之競瑰麗於一庭，如景星慶雲之同璀璨於一夕，嗚呼盛矣，近人謂中國文化演進之區域，乃自北而南，古以黃河流域爲文化中心，東晉以後，乃移於長江，今後將盛於粵江之間，殆其然歟，夫著作乃文化最顯之徵象，考長江流域之著作，在東晉以前，固寥寥可數，後始日趨

於蕃盛者也，然則吾桂近百年之文化，其進至速，殆旭日將升時。霞光之先現而絢耀成綵者乎，惟觀謝志所錄之著作，都二百四十餘種，而詩文集幾佔四分之一，蒙君所錄四百五十餘種，詩文集居三百一十餘種，更佔至四分之三，蓋華族右文之風，今猶古而尙未沫也，然所謂文化者，實賅括一切文物而言，文學特其一端耳，在此百年中，以積弱奇貧之中國，與强悍富厚之敵人遇，因偏重文學之故，敵堅而我脆，敵實而我枵，抗戰暫人而敗，抗戰小小島夷而亦敗，創鉅痛深，亦可唏矣，救偏卽以救國，科學之研究，今日其尤要哉，蒙君脫稿此書之後，擬進而搜求桂人科學之譯著，另爲一書，其旨深，其見卓矣，吾尤望其繼而從事焉，俾莘莘學子，得有塗逕，以爲研究之資，於以啟秘闢新，牽挽吾桂文化之輪軸而促其進，於以繼往而開來，於以由鄉而及國，其所裨益者尤大，文化盛於粵江之間，其說或將徵實也夫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弟馬冠麒拜序

例言

一 廣西經籍，自嘉慶廣西通志藝文畧著錄外，尙無紀載專書，茲就見聞所及，纂爲斯編，分經史子集四目，凡七卷。

一 編中各書，多乾嘉以後作品，通志藝文畧所未收，卽雖收而有闕漏者並歸著錄。

一 各書撰人，俱繫以小傳，詳其姓氏爵里世次，實無可考者闕之，至一人著書多種，其履歷已見經部者，史部以下不再詳，餘遞推。

一 各小傳除引用他書，悉照原文，選舉作者姓名外，其自撰小傳，用李氏先正事畧之例，稱某某先生，所以恭敬桑梓，非有軒輊於其間。

一 所引各書，必舉書名，避杜撰也，間有考証，則加案語以資識別，然亦無一字無來歷。

一 著錄之書，其見知傳本曰存，卷數版本詳焉，其在若存若佚之間，概曰未見，存目以待訪，不敢以有目無書，聽其湮沒不彰。

一 本編以網羅散佚表彰鄉哲爲主，至海內名人撰著，有關鄉邦文獻者，如粵西金石錄，三管英靈集之類，亦歸甄采。

一 本編所纂不過取百餘年來著述，作一結束，以備掌故便稽考而已，至現代科學進步，一日千里，自非本編

廣西近代經籍志卷一

南寧蒙起鵬雲程父編纂

經部

医匪十經

謝濟世撰 未見

『清史循吏傳』謝濟世（案先正事畧字石霖，號梅莊，）廣西全州人，康熙五十一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授檢討，雍正四年轉浙江道監察御史，時上御門，許科道直前奏事，濟世露章言三事，世宗霽顏問云何，對曰一錢法，一鹽法，上曰，錢法大難，朕方籌畫，已又奏劾河南巡撫田文鏡貪黷不法狀，上顧諭曰，彼號能臣，朕方倚任，爾毋惑浮言，還其奏，濟世伏不起，爭益力，上怒，付法司鞠問，尙書屬杜訥命刑訊，問主使何人，濟世曰，孔孟，何故，則曰讀孔孟書，自當忠諫，見奸弗擊，非忠也，奏上，議大辟，得旨免死，令往阿爾泰軍前効力，濟世在軍台，平郡王及公大臣博爾珪伯大臣欽拜，皆待以殊禮，欽拜則北面稱弟子，夸藍大以下受業者不可更僕數，平郡王命嗣王從受業，會得二獵犬，擬進奉，濟世曰，進犬非王事，孰將進一二賢臣，王顧嗣王曰，侍御良言，真古人箴規之義，不可忽也，居三年，上念効力諸臣，以問振武將軍，將軍劾濟世註大學，毀謗程朱，奏進其書，廷議又謂有諷刺語，卽戍所下獄論死，上復宥之

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一

經部

二

，尋曠準爾擾邊，徙濟世察翰吏糧餉營，已又徙無量台營，已又徙鄂爾坤營，高宗登極召還，復補江南道監察御史，以母老乞外補，得旨授湖南督糧道，善化知縣樊德貽，衡陽知縣李澎，巡撫許容心腹也，其徵糧浮收皆倍蓰，濟世易服爲鄉民，廉得實，乃捕澎丁役，揭參德貽，皆格不行，詣許容面陳狀，詞過激，容恚甚，反列欺糾濟世，於是湖南士民揭帖訟冤，有旨交總督孫家淦會鞫，濟世屏任，以岳常澧道倉德代，時布政使張璨，按察使王玠，銀鍊成獄，謂所訪衡陽事皆虛，而長沙知府張琳原詳稍徵實，與劾疏歧，適玠擢四川布政使過岳州，手致璨書於倉德，請密易原詳，倉德不可，慮擾衆忌，遂以書呈總督總漕，總督寢其事，總漕移牒都察院，左都御史劉統勳上之，御史胡定采民謠以聞，上命侍郎阿里袞馳讞至，則士民數千人，戴香迎馬首跪稱冤，盡得朋謀傾陷誣罔內狀，力爲平反，坐許容及藩臬守令皆革職，總督亦坐免官，濟世得雪，改授驪驛道，以老病休致，家居十有二年卒，濟世在塞外九年，得究心聖經，尤精易理，所著易在，曾進御覽，又著有醫匪十經，及以學居業集，史評，纂言內外篇，離騷解，西北域記。」

案先生嘗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爲四經，合之易書詩禮春秋孝經爲十經也，匪爲醫藏之古文，醫藏，猶皮藏也，嘗自刻於桂林，道光中原板已朽，先生族姪靜園謀爲續刻，見先生姪延祿重刻梅莊雜著跋語，是道光中尙有傳本，光緒中，長沙張星樓氏深柳讀書堂，亦有藏本，惟闕春秋禮記二經耳，又先生與方靈臯書，某不敏，往歲妄意窮經，曾有匪十經行世，厥後逐年遞有寸進，自覺其中錯誤殊多，遂毀其板云云，據此曾有毀板之舉，殆鑒於當時文字獄而出此耶，獨怪謝蘊山廣西通志，既不爲先生立傳，而其全部著述

，未亦著錄一字，可以思其故矣。」

古本大學註中庸大義疏

謝濟世撰 未見

案古本大學註中庸大義疏，乾隆元年正月進呈本，此先生自戍所歸復原官時也，見所進學庸註疏奏，奏言索居省過，閉戶窮經，九年以來，四書蠹曉，雖論孟之箋未就，而大學之註中庸之疏早成，內中大學一書，曾經原任振武將軍順承邵王錫保參其誹謗程朱，世宗並不詰問，又經九卿科道，議其諷刺朝政，世宗復加寬容，蓋以誹謗者，因先儒之有疵，諷刺者，特行文之失檢也，今所議之諷刺，經已刪改云云，當時如毛西河輩誹謗程朱者，何止一人，而獨議及先生何也，又纂言外篇言先生歸復官進古本大學註中庸大義疏，鄂爾泰朱軾怒其無知妄作，請旨嚴飭還其書，又二年與翰詹拜道儔直，進經史，進易在，溫旨留覽，二年以此書既進呈，命付梓，兒子誤聽，並諸經之未改定者梓其半，未幾有密奏其離經畔道惑世誣民者，先生遂毀其板，高宗覽奏曰，我不以言語文字罪人也，其事乃寢云云，當時束縛思想如此。

論孟箋

謝濟世撰 未見

「纂言外篇」先生任塞北註孟經十經，不知有西河也，歸至京，始見其集，故論孟箋中補錄之。

易在

謝濟世撰 未見

案亦先生儔直經筵時所進本，

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一 經部

四

周易貫義 卿彬撰存

「清史儒林傳」彬字稚林，廣西灌陽人，歲貢生，五歲而孤，十一喪大父母，哀毀如成人，事母先意承志，侍疾累夕不寐，及歿，哭踊之地成均，經年不櫛，髮俱有存者，三年中，非受弔不見客，既禫，或求爲子師，力辭，自傷少孤母亡，絕意進取，以石營父墓而室其旁，夜則拱立向墓，遇家有嘉事，每涕泣不能自已，歲惟祀先除夕一至家，如是者三十餘年，有時家居，夜誦書琅琅，既歇，獨立室外，望西山泫然泣下，西山在縣西南灌水陽，彬父葬處也，鄉人因顏其室曰永瞻，彬爲學嚴於律己，未嘗自欺，嘗見諸子作字，告之曰，學書如修身，自有定則，若以趨時，詎有真品乎，子祖一官廣東海豐縣知縣，遣人迎養，作書却之曰，居官以清慎爲主，初得官即分心眷屬，何以保清曰乎，吾守先人遺澤，足以自供，不賴汝祿也，祖一承其教，以廉善稱，卒於官，海豐之民，不遠數千里送柩歸葬，彬生平邃深經學，晚尤嗜易，著周易貫義，自序謂天地萬物備於易，而皆貫以一心，然不敢稱曰一貫，故稱貫義云，又著有洪範參解，律呂參解，楚辭會真，古詩十九首註等書，嘉慶十八年卒，年六十六，子祖培，能承其學。

「灌陽縣志」劉象恒傳，象恒字莪莆，縣人，嘉慶二十三年舉人，山西長治知縣，嘗師事外祖鄉賢公彬與其舅太常公兄弟三人遊，故能以儒林爲循吏，又爲外祖刊其周易貫義一書行世。

勞崇光周易貫義序曰，灌陽卿滋圃太常，同館前輩中偉人也，余入詞館時，太常已歸道山，未及親炙，嘗以爲憾，及官晉陽，與太常之甥劉莪甫太令爲同官，語及太翁永瞻先生品學，始知太常之積學勵行，淵源

有自，爲嚮往者久之，今來桂林，適我甫致仕歸里，聘主講宣成書院，一日攜新刊周易貫義一書詣余索序，則永瞻先生遺書，我甫出其修脯之資，捧而行之者也，余於簿書倥偬中，省誦一周，竊觀先生於是書用力專且久如是，歿已數十年，始克出而問世，顧晦固有時耶，先生志趣恬退，不求聞達，嘗養疾山中，閉門讀易，博采漢晉以來諸儒講易之書，研究闡發，而以御纂周易折衷爲宗，象數義理，燦然備具，蓋萃畢生精力，孳孳汲汲爲之，始獲成此編也，不綦難哉，嗚呼，先生古之純孝人也，年五歲喪父，稍長廬墓側，歲恒數月，居之三十餘年，未嘗嬉笑，居母夫人憂，哭踊之地成均，經年不櫛，髮僅有存者，曩聞諸我甫，頃讀吾師阮文達公所撰別傳，更得其詳，余嘗觀傳記所載古孝子居鄉與其廬墓地，盜賊往往相戒勿犯，猛獸亦且逡巡遠避，先生孝德若此，洵足以泣鬼神感人心，使百世之下，頑者廉，懦者立，又豈必以著述重，矧所著爲羽翼經傳之書，因已卓卓可傳耶，余服先生之爲人，益覺是書爲足重，而我甫垂老之年，皇皇然以外家遺書爲念，惟恐散佚弗傳，其風義有足多者，劖劖既成，匪第慰先生稽古之願，亦足慰太常仁孝之思於地下矣，若夫是書命名之義，與得力之深，則先生自序及我甫所著例言已詳，無庸覲縷，惟於先生至行，往復言之，以明本原無虧，始可與言寡過之學，而益信是書之非苟作也，噫，今日郡縣中倘得經明行修如先生其人者，日以孝弟忠信化導其鄉，行見風俗淳美，盜賊屏息，又烏致有犯上作亂之患，爲朝廷宵旰憂哉，讀是書當必有想見先生之爲人，而聞風興起者，是尤區區所厚望也夫。

六書管見

況祥麟撰 存

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一 經部

六

「臨桂縣志」況祥麟字華砥，嘉慶五年舉人，所著六書管見二十卷存

案六書管見十六冊，第一圖書館藏，光緒內子刊本，華砥先生論六書次序，以班書藝文志爲正，其言曰，古人制文本意，原以聲之出諸口入於耳者，未可以經久致遠，不若形之出諸手入於人目者，可以歷千百年如同時，距千百里如同堂，觀其形面以得其音與義也，故於有形者象之，如日月水火耳目魚鳥之類是，形不象也，乃舉一形以爲義，以一形指之，或聚數形以象之，如上下尺寸開閉舂鑿之類是，是皆形之實有者，形不可指也，則以形合形而意可會焉，是其意雖虛而形則實有者也，意又不可會，則以一形爲之義，以一形之所爲聲者諧之，形實也，而所諧之聲雖離乎形或不盡屬形，且非此文之形也，是半虛而半實者也，至轉注則各自爲象，爲事，爲意，爲聲，而同此一義，非若假借之僅借其聲與義而無關於形者也，故六書次序，以藝文志之次序爲正，其總目如下，卷一提要，卷二卷三辨字，卷四卷五音韻，卷六卷七象形，卷八卷九繪形，卷十指事，卷十一會意，卷十二至十六諧聲，卷十七省聲，卷十八轉注，卷十九假借，卷二十說文引經攷異。

樂律辨正

王維新撰

未見

「容縣志」樂律辨正二卷，存，已梓，王維新字景文，由舉人官泗城教授，生平著述凡八種，其天學鈞衡樂律辨正，及都嶠山志，成於道光己亥庚子間，經朋輩龔金梓行，

前松滋令灌陽陸錫瑛序曰，樂者天地之和也，古者教人之法，樂爲最重，觀之虞書周禮可見，士無故不做琴

瑟，所以養其心而底於和平也，後世樂教失其傳，而士之成材者，不如古，程子嘗論及之，顧古法雖不盡可考，先儒之潛心講學者，未嘗不尋求其蘊以著爲說，第非深於學者不足以知之，容縣竹一先生，星曆外留心樂律，嘗著有辨正二聲，出以示璞，大意謂中聲非專指黃鐘，并解明史記五聲各數，破淮南子變徵變宮之謬，更及琴笛各法，而皆準以自然之元音，璞素未肄業及之，又傷遲暮，無由講習以窮其妙，後之君子，將究心於樂律以治其心，以成其德，於是編將有取擇焉，時道光己亥春，」

七經精義

陸錫璞撰 未見

「灌陽縣志」錫璞字琢之，縣人。舉嘉慶十二年鄉試第一，湖北松滋縣知縣，易經精義，書經精義，詩經精義，春秋精義，禮記精義，儀禮精義，周官精義，皆錫璞所彙輯，並有自序。案七經精義其名與前瀋御纂七經精義同，或係纂輯之節本。

字學便覽

鍾琳撰 未見

「蒼梧縣志」鍾琳字四雅，縣人，嘉慶十二年舉人，直隸昌平州知州，有字學便覽行世。

韻府撮辨雙聲疊韻別讀

蔣柄撰 未見

「灌陽縣志」韻府撮辨，雙聲疊韻別讀，蔣柄撰，柄號玉山，縣人，道光三年舉人。

臨庇堂說經質疑

周恩宣撰 未見

「臨桂縣志」周恩宣字立生，縣人，嘉慶俊貢，著有臨庇堂說經質疑，禹貢地理考畧，春秋釋地考証。

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一 經部

八

兩論纂說

況 澄撰 未見

「臨桂縣志」兩論纂說十卷存，澄字少吳，祥麟子也。道光一年進士，河南臨潁道。

春秋屬辭比事補

況 澄撰 未見

「臨桂縣志」況澄春秋屬辭比事補二卷，存，

說文徵典

況 澄撰 未見

「臨桂縣志」況澄說文徵典四卷，存，

廣千字文

況 澄撰 未見

「臨桂縣志」況澄廣千字文一卷存

詩經大義

閔光弼撰 未見

案閔先生光弼字鶴子臨桂人，道光十五年舉人，官教諭。」

龍啓瑞復閱鶴子書云，辱奉手書，並惠讀詩經大義一卷，快慰之至，計維興居康勝，課士之暇，得以經籍自娛，大著一編，實能好學深思，窺見古詩人之意旨，大約考古而不泥於古，從今而不蔽於俗，所謂詩之失愚者，宜可以免焉，某學殖寡陋，於是經無能爲役，意有所疑，或可以匡助於足下者，輒逐條註於簡端，伏候采擇，竊謂自來說詩之家，厥有二道，漢世諸儒，多墨守經師之古訓，宋後儒者始務競心得，掃棄說舊，而以己意測古人於千百載之上，其能得古人之意者，固時有之，而其空疏無據者，亦往往然矣，自

朱子集傳出，乃克蒼衆說而折其衷，觀其集中與門人言作書之大意，實與孟子以意逆志，不以文辭害志者，若合符節，舉凡漢儒膠固拘滯之敝，是書出始一洗而空之，有宋諸儒之說，亦至是始得所論定，故自春秋以來，善讀詩者，惟孟子，而善會孟子之言者，則朱子一人而已矣，後之言漢學者，以其毀斥小序過甚，又解詁多不從古義，遂致不滿之詞，不知朱子當日精擇詳辨，於漢儒之堂奧，固已足履而身寢之，特其所見以爲如此，聖經至重，不敢遷就以自成一家之說，然其教門人看集傳者，必兼看古註，（見語類中沈杜仲所錄）是知朱子之心，原未嘗因已有成書，而遂廢儒先之說，乃欲人並習儒光之說，以知己求是之意也，近世學者於毛鄭傳箋，概置高閣，不知古賢傳受，淵源具在，而朱子取舍之義，亦藉是以識別於其間，彙編輯爲一書，以朱子集傳大旨標舉於各章之下，復引小序而下漢儒專門之說附焉，使學者知集傳之外，古說詩者之家法如是，又可知朱子慎擇之意之所存，名曰詩經今義證，牽於人事，又治他書，未卒業，故不暇及，今讀足下書，大足以啓發鄙意，故不恥淺露而自竭其說焉，士之能讀書者希，讀書而又能治經者希之又希者也，願勉爲之母少倦，」

朱琦詩經大義後序曰，吾鄉經學，自漢陳長孫父子始，然皆治春秋而不及詩，其後治書有全州文立紹，治易有靈川全賜，臨桂張茂梧，及國朝蔣光昌，麥士奇，治禮則陸川龐希容，全州陳宜，而皆不及詩，其善說詩者，惟陽朔唐瑄一人耳，而平樂李志亦有葩經約旨一書，蓋治詩者之難其人如此，余嘗謂聖門首重詩，而詩說莫古於序，先儒謂序出自子夏，而毛公衍之，衛宏又因師說爲之詮次，漢時齊魯韓三家並立，齊

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一

經部

一〇

詩久亡，魯詩再傳有韋氏學，而韓嬰所著內外傳數萬言，今惟外傳存耳，毛詩稍後出，鄭樵謂其說多采齊魯韓氏，當時未之重，迨魏晉間，諸儒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，然後學者會三家而從毛氏，論者又謂毛氏說鄭康成箋書多沿其解，雖其後王肅孫毓陳純之徒，互相詰難，然至唐孔穎達疏義出，其論遂定，又至宋朱子集傳出，而義益備焉，吾友閔君喜言詩，尤篤信詩序，琦嘗笑謂閔君，吾鄉治經者不乏，獨治詩者少耳，以余所聞近代惟唐李二君，今至子而三矣，後與別京師，又數年，余假歸，閔君亦自某州學歸，問其所業，則出詩經大義若干卷，余取而視之，其說大抵申明序義，自毛傳訖朱子止，旁及雜家，而尤詳於唐以前，引據賅洽，斷以己意，閔君自言吾所學雖本之大小序，然於序所不合者，不彊爲牽附，至於朱子之說，有未安者，必虛已辨析，不敢如今之攷訂家妄肆詆毀，鄭夢白中丞嘗稱其書爲毛鄭功臣，又於宋儒不相抵牾，爲得古人說詩之意，既爲之序而張之矣，而余更爲考吾鄉經學源委，及歷代說詩者異同，附之簡末，以爲治經者勸云爾，」

樂律考成

謝伊人撰

未見

案謝伊人先生名及里貫俟攷」

龍啓瑞序曰，古樂之亡久矣，孔子與顏子論爲邦曰，樂則韶舞，放鄭聲，孟子對齊宣王曰，今之樂，猶古之樂，非孔子之言正而法，孟子之言通而濫也，王者治功既成，規模明備，非攷訂中和之聲，遠稽隆古，則無以協上下而承天庥，世道衰微，諸候欲行王政，要在嘯德養和，與民休息，君臣同德，內外無怨，無